

苗培时系列文选 小说卷

香姑请战



香姑請戰

香姑請戰

苗培时文学作品系列选

——小说卷

香姑请战

苗培时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姑请战 文学作品系列选/苗培时著·—北京:中国人
事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80076-389-7

I. 香… II. 苗… III. 小说卷 文学-作品系列选-中
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0189 号

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马头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3.00

字数:576 千字 印数:1—1000 册

定价:49.90 元 全套定价:248.00 元

自序

一、简 历

我 1918 年 4 月 6 日，生于北京市房山区坨里镇。因工作关系，曾用笔名大古、草田、振坤、苗君……等数十个。

1937 年在北京中法大学文学分院肄业。读书期间，我在由党领导的《草原》杂志上，开始写新诗，论文。并兼任杂志的发行人。

1938 年秋，经党组织介绍到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。不久，因我能写些曲艺唱词，大众诗歌等文艺作品，毛主席亲自指派我调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研究部，做乙级研究员；专职研究大众文学。

1940 年，我被延安组织部派往华北敌后，任李公仆先生秘书。全民抗战社战地特

派记者。新华通讯社特约记者。

1943年9月,在太行华北文联,由徐懋庸和我任华北文化”杂志正副主编。

1945年,任邢台市文教工作委员会主任。

1946年,在河北省武安市任“新大众”杂志主编。

194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郊村,担任“新大众报”副刊主编。

1949年全国解放后,在北京任北京市文化管制委员会,新闻调查研究组组长。北京市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常委。负责处理200多种敌伪报刊的工作。接管“伪新生日报”任工作组长。负责筹备“大众日报”在北京的出版发行工作。

“大众日报”出版后,任编辑部主任,大众日报改称“工人日报”仍任原职。

1951年,经北京市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,建立第一个民间文学艺术社团“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”,任党组成员。

出版大众刊物“说说唱唱”杂志，任常务编委。负责处理日常会务。

同时，中宣部周扬副部长指派我负责筹备中国曲艺研究委员会。（中国曲艺作家协会前身）北京市文联第一届党组成员，常务理事。负责组织部，编辑部，创作部的工作。

我主动团结北京著名的老曲艺说唱家：白凤鸣、蔡金坡（女）、关德海、尹福来、关学曾等组织“大众游艺社”，大力提倡说唱新曲艺。在前门箭楼，展开推动说新书，唱新段的的活动，坐谈，办培训班。对于全国说唱新曲艺运动带了好头。

“大众游艺社”说唱的新曲艺，如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》、《王银行带路取北峰》、《张羽煮海》、牌子曲《新五圣朝天》……等，都灌了留声机片，印了多版。

这些留声机片，在抗美援朝期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每次打攻坚战，如上甘岭之战，就曾播放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》等曲段，鼓舞

战士们英勇杀敌。

1951年，创办全国第一家公私合营“新大众出版社”，任总编辑。

这期间，我和首任工人日报社社长王春、张诚等，筹组了工人出版社。受出版总署胡愈之、叶圣陶两位署长委托，筹组了“大众美术出版社”，任编辑部长（现人民美术出版社前身），主编了新小人书二十种。

十年浩劫后，受国家农委委派，筹组“中国农民报”（现改称农民日报）“农村读物出版社”任领导小组召集人。同时兼任“中国通俗文艺”月刊副主编。“中华文学”半月刊主编。煤炭部文学创作研究会主任。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主席。

二、我编著的文艺作品

我从1936年起，从事新闻文学出版工作，我发表的文艺作品，有各式各样。

我写小说、戏曲、诗词、曲艺、故事、寓言、神话、通讯、报告、杂文、社论、话剧、快板……等。

我是党的宣传员，党要我写什么，我就写什么。党宣传什么，我就写什么宣传作品。

我认为凡是好的，较好的文艺作品，都是教育人民，爱国家，爱民族；鼓舞人民，为建设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、和战斗的宣传品。

我写小说《炮》。报告文学《邢台市大斗胡同公》，得“晋冀鲁豫”边区政府一等文学奖。

我写话剧《开渠》高歌邓小平、杨秀峰等边区领导同志们，挥锄扬铤，大力挖渠。从那时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。漳南大渠依然浇灌着清漳河两岸的万顷良田，年年保丰收。老百姓高唱：

“水流南山头，
吃饭就不愁，
没有共产党，
这水怎能流。”

边区政府教育厅授予我教育奖。

我写话剧《祖国青年》、京剧《李闯王》红娘子起义一折，太行区党委发我宣传奖：1000多个鸡蛋，送给大伙房，改善同志们的生活。

我写《破除迷信》、《节振国刀劈鬼子兵》得河北省曲艺会演文学创作奖。

我写小说《深仇记》得煤炭部文化基金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发的《乌金》荣誉奖。

我和已故著名老作家萧军，康濯三人，广大煤矿工人们说：“我们是中国煤矿文学的奠基人”。

我出版单行本书，大大小小，薄薄厚厚约有一百多种。

我给宝文堂书店编写的地摊书，小册子（两三百页一本）约一千多册，号称“工农兵”读物。“人民中国”，用多种外文介绍这种地摊书称为：“鸡蛋书”——用卖一个鸡蛋的钱便可买一本书。

60多年来，我走的文艺道路，正象毛主席说的“下里巴人和者众”的道路。

我歌颂农民；大写工人。我编著歌颂煤矿工人的作品，约有几百万字。

我的文学语言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使之通俗易懂，言简意顺。认识字的看得懂，不认识字的听得懂。

我写的新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《慈禧外传》、《蒋介石传》，广为流传，雅俗共赏。为千百群众所喜闻乐道。

我编辑这卷系列文选，包括小说、戏剧、诗词曲艺、故事、报告文学共五部。我从事创作60周年时便提出来了，经过约三年半的时间，到现在总算有了眉目。

我回忆自1936年7月，我在党的外围刊物“草原”杂志，发表了我写的第一首新体自由诗《我飞》以后，继续在“草原”杂志，曾写了多首诗和文章。1940年，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、四川重庆市的“全民抗战”社，任华北战地特派记者。延安新华总社特约记者。采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时，我写了《走马太行山上》、《风雪之夜话五台》等多篇通讯、报告文学。寄往国统区大后方，大公报

等报刊。有的寄到了，发表了，有的丢了。有的通过军邮也寄不出去。

现在要想找全这些作品，不可设想。

所以我这套文选，编进的各类作品，大部分，都是1949年全国解放后，文化大革命以前，比较安静的17年里所写，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。

我编这套文选时，曾受到亲朋同志们的关心和问讯。我请石油部陈忠勇同志作责任编辑，他耗费了不少心血。借这系列文选出版之际，特此向众亲朋同志鞠躬，深深致谢！

我70周岁时，写了八行自励诗，名之无题有感。诗曰：

无端寻梦延水流，眨眼风云白了头。

太行荷戈杀倭寇，中原驰骋血染裘。

国士何惜头颅贵，书生从未觅封侯。

老骥羞说柴骨瘦，昂首长嘶志未酬！

1999年9月9日夜9时定稿。可谓巧矣。

目 录

赵万前与李二秀	1
矿工起义	14
矿山喜事	25
深仇记	68
待到山花烂漫时	177
摇篮	283
好班长	419
王贤传	448
馒头庵	478
千里情缘	570
香姑请战	613

赵万前与李二秀

现在说的这个故事，是从1949年的12月底开头的。

这时候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头一举，就把在日寇投降以后，盘踞在大同矿山的蒋阎匪军扫除得干干净净。

矿山全部解放了，可是各个矿井，都被匪军破坏得不成样子啦。单说在白水矿上，有一个矿工，姓赵，名字叫万前，在矿山解放的前一个来月，老婆因为生孩子，产后得了重病，躺在炕上动不了身了。那时，白洞矿是匪军九大队开的。匪军只管多出煤，哪管工人的死活，利用着一大群把头，天天用棍子、鞭子，把成千的工人，赶下矿井，做上十二个钟点的苦工，爬上井来，顶多发上够买二斤莜面的钱，就算是顶好啦。

赵万前一天赚的工钱，连饭都不够吃，老婆病了，又哪里有钱给老婆请医生，看病吃药呢？这样没有几天，就把个老婆又冻又饿的病死了，俗语说得好：“富人死了一台戏，穷人死了一领席。”赵万前的老婆死了，连一领席也买不起，就在白洞村里找了个素日相熟悉的庄户人家，求人给一捆干草，把老婆尸首裹了裹，上下三根麻绳一捆，趁天黑，自己一背，就扔到后山沟的破土窑里，算是暂时寄埋到那里了。临走时，他在老婆的尸首面前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一股热泪，忽涌一下子从眼里流出来，流了满脸。他用手背把眼泪抹了抹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轻轻地说了句：“我对不起你……”低着头，从破窑洞里走出来了。

回到家一看，那将将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孩子，正在拼着命儿，

哇哇哇……不停地又哭又叫。他心说：“老婆死了，留下这么个吃奶的小孩子，可让我怎么办呢？”他伤心的自己对自己说：“这孩子绝对活不长久的。听天由命，随他怎样去吧。”

他上了炕，拿起那又湿又脏的两块破尿布，把孩子重新裹了裹。他想：无论如何先给孩子弄点糊糊吃再说。可是打开那摆在炕犄角的破瓦罐一看，底儿光光的，连一丝莜面也没有啊。这时，住邻居的陈大嫂走来了。陈大嫂看见赵万前冲着破瓦罐发愣，就猜到他家里，准是给饿得发慌了的孩子，弄点糊糊吃的莜面也没有了。陈大嫂说：“老赵！你是想给孩子弄点糊糊填肚吧！我家里还有把莜面呢，等我给你弄去。”

赵万前一回头，见是陈大嫂，他用手拍了拍炕沿，让陈大嫂坐下，说：“大嫂！你看我可怎办？她死了，给我留下这个连吃屎都不懂的孩子，要是人家有钱人家，可以雇请奶子，喂他；弄到咱这儿，天天睁开眼睛，连吃穿都顾不上的穷窑黑家，还不是活活地饿死了算完。求大嫂您替我在方圆左右问问问，要是谁家缺养小孩，咱就送给人家去养，让他逃个活命也好。不然，明天我一下井，把他留在家里，不说饿吧，猫抓狗咬的也不放心哪。”

陈大嫂很热情地安慰了赵万前一顿，最后对他说：“明天你只管放心下井去，孩子我先给照管着，左不是他哭了，我就弄点面糊糊喂他。这也费不了我什么事。再说，他也是个小生命，咱总不能看着把他饿死啊。”

赵万前再三地谢过了陈大嫂。第二天他下井，就把小孩抱到陈大嫂屋里去了。

他想：“反正这孩子是活不下去的，早晚是个死，由着他去吧。”

时间一晃悠，就是一个月。

赵万前那孩子，每天陈大嫂喂他两顿面糊糊，两碗白开水，总算挣扎着活下来了。可是瘦得皮包着一把骨头，活像个小孩子。

矿山解放后，赵万前想起了他的老家。

他是怀仁县郭家窑的人。日本鬼子才来那年，被大恶霸窑主郭凤山，从家里逼跑出来，就一直没敢再露面，和家里也早断绝了联系。现在共产党来了，世道变了，工人有了靠山了。他想趁着矿上还没有正式开工，回家去看看，倒是个好机会。

在这十冬腊月，大同矿区的气候非常冷，西北风夹着冰雪，从内蒙古的大草原不断地吹来，天空里总是昏昏沉沉，把火热的太阳都遮着，地上都冻得裂了缝。可是那在地底下采煤的矿工们，却不管夏天怎样热，冬天怎样冷，成年累月，有一件破棉袄，白天下井去披在身上，夜里上矿来当被子盖，就算是顶好的啦。说到下身，差不多都是半光着。为了遮遮羞，有的弄块破布，挂在前腰上和后面的屁股上，有的弄条破麻包片，好赖裁裁缝缝地当裤子穿。还有的把装洋灰用的原纸袋，就拿来当布用了。

赵万前听到屋外吼叫着的大风，看看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袄和一条破单裤，就不由得吸了一口气，浑身一抖，打了两个冷颤，心想：“要在路上冻死啊！”想来想去，最后下定决心：先到燕儿洼看看，在那里他有个老姑姑，可以打听一下家里现在的情形，要是暂时回不去，就留在那里继续下窑，把小孩交给老姑姑照管着。

他咬了咬牙，说走就走。抬头把那破房里四周看了看，除了锅台上有口破锅，几个破碗，炕角上有一个盛粮食用的破瓦罐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他用手拈了拈那只破锅，意思了一下就扔掉了。他从炕上把孩子抱起来，打开身上的破袄，紧紧地揣在怀里，他想路上冻不死他，也就冻不死孩子了。

他临走时，静悄悄地就离开了那间破房子。邻居们谁也不知道。他连陈大嫂都没有告诉一声。他惟恐陈大嫂拦住他，不让他走。他又得向她费劲来解释。如果陈大嫂说到孩子身上，他也许动了感情，心软下来，或许走不成了。

从白水到燕儿洼去，有两条道：一条是顺着河沟的大路，左弯右绕的六十多里。一条是出门就上山，爬过一道大梁，上下四十多

里就到了。赵万前没有出屋子时，就决心爬过大梁，走小道了，因为河沟里的风，并不比山头上的风小些。爬大山，上山费力气，浑身出了汗，倒可以抵抵寒气，下山一跑，又可以走得快些。

一出白水，没有半里地，就到山跟前了。赵万前看了看山头，最高的山头，被一块云彩遮住了，看不清。一股风吹到他的身上，他浑身颤动了一下。他两手用劲护着他胸前的孩子，弯下腰，就顺着上山的路子跑开了。

越往山上走，风刮得越大。那大风从山头上，卷着沙石吹下来，是可以把人吹倒的。赵万前挣扎着，拼着命儿往前冲，他的呼吸短促极了，上气筒直接不着下气。可他在半路上怎敢休息下来呢。他早意识到的，身上的衣服那样的单薄，在这样冰冷的天气下面赶路，就和光着身上，住在冰窑一样，随时往地上一倒，就会冻昏了，跟着冻死的。他浑身没有一点力量了，就像一个不倒翁，踉踉跄跄地连着摔了几个筋斗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爬起来的，又向前拼命跑开了。

风越大，他气喘得越利害。身上越冷，他越用力气往怀里抱紧孩子。起初，每阵大风一吹来，孩子也跟着赵万前身子紧张抖动，而抖动一两回，还哇哇地哭了两声，赵万前心说：“对！孩子，你尽管哭吧。你哭的声音越大，爸爸就越放心。只要你哭，就是你还没有被冻死啊。”

好容易爬上了一座山，路向左拐了一个小弯，通过山洼洼，稍稍地展平了一些。因为两旁有山遮着，风也刮得较小了。赵万前直了身子，喘子一口气，他忽然感觉到：“怎么，孩子不哭了！”他赶忙把破棉袄打开一看，孩子脸白白的，没有一丝血丝，眼睛瞌着，两条胳膊软软地搭拉了下来。一摸小脚丫，冰凉冰凉的。他“啊”了一声，顿时出了一身冷汗。两眼瞪得直勾勾的，脑子不知涨大了多少倍。他浑身在大风里颤抖着，像一根木头立在那里，当时连知觉都失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大风吹来，他才渐渐缓醒过来，两条腿软的就